

史記

八十八之九十五

列傳

蒙恬

張耳陳餘

魏豹彭越

黥布

淮陰侯

韓王信盧綰

田儋

樊鄴滕灌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五到

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

驁為秦將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

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

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

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

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始皇二十二年蒙武

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

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

回畫

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
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
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
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
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
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各為忠信故雖諸
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

蒙恬傳

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及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慘世世
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
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
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
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
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
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漸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
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音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

亦向也鄒氏音趨趨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
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
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
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
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
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
更置胡亥以李斯告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
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
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

蒙恬傳

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
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

也

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

以臣愚意不

若誅之胡亥聽而擊蒙毅於代

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

繫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

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
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
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
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
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

世家傳

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

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

世承恬傳

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大夫欲參伍史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

薛臣逆亂徐廣曰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

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

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與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

於參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未

蒙恬傳

瘼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憊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係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任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曰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

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謂脫名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外黃富人

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漱

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

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

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

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

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

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

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

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

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

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

以耳陳餘傳

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

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詠更別

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

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

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

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

張耳陳餘傳

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鄴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各在交外內騷動百姓罷耻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使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人以供軍費財匱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令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

張耳陳餘傳

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下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徐廣曰東方人以傳音或公之腹中者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挿地皆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

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貧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

張耳陳餘傳

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各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出驪山。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蕪，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曼，瓚曰：方言。特也。云介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

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
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武
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
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
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
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
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
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

張耳陳餘傳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獻翼略上黨韓廣去燕燕人
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
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
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
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
賤者也公
羊傳曰廝役居邑養章昭曰析薪為廝炊食為養曾灼曰以辭
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

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
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
未知此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
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此亦
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
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
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
服此兩入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

張耳陳餘傳

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
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
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
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索隱曰地理
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
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
泄君臣相疑曰良嘗
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
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
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

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
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
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
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
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
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
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
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
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乃求得趙
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鋸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
駟案張晏曰趙之苗裔

張耳陳餘傳

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
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
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
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
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
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
大怒怨陳餘使張厭黓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
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
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

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

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三軍且餘所以

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

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

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

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出崔

試至晉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

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之食項羽悉引兵渡

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侯軍

張耳陳餘傳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

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

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豈以臣為重去將哉

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今陳將軍與君印君

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

索隱曰望怨責也

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

索隱曰此辭出國語

今陳將軍與君印君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
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始則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
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
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
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
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
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人多為之言項羽
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
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
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

張耳陳餘傳

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
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
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
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
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武銳皮項羽為天下
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
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
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
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
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

又疆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旄疆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

曰。文頴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

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

至必霸楚雖疆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漢年十月也。漢

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立張耳謁漢王漢

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

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

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

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

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

張耳陳餘傳

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

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

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

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澤一

林音祗晉灼音邱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胎則蘇音

為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立縣。正義曰在

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

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

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徐

日講者

自上下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四言

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

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

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潏潏之

厚音韋昭曰仁謹貌。索隱曰案服虔音鉏閉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

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

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

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

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

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冰也。

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

張耳陳餘傳

我王故欲殺之何乃誇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二故反說

文云汙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

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

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要之置。韋昭曰為

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積壁中謂之

置廁廁者隱廁之廁因以為言也亦音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

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

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

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

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者板四周如盤形膠密不得

開送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

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安孟舒等十餘

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

吾屬當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徐廣

劣反の索隱曰索綴亦刺也漢書作刺蕪張晏云蕪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

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曾元公主故不

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

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

問之贊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

長耳陳餘傳

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各義不侵為然諾者

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徐廣曰復音鞭駟案韋昭曰輿如今

輿休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輿可以

輿除也何休注公羊荀音峻荀者竹篾二各編齊魯已北各

為荀郭璞三蒼注云使輿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

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

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

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脛，遂死。韋昭曰：脛，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脛，大脉也。俗所謂胡服音，卽友蕭

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各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

尚中紅王弼亦以尚為配悲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

張耳陳餘傳

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索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侯食細陽之也。陽鄉也。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各，後樂昌曰侯各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

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云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

矣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

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隙末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傳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

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其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

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于放一及咎往

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

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

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

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一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

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

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

走楚徐廣曰二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

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

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

曰今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

同州朝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

邑縣界

魏豹彭越傳

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

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

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

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今漢王慢

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

河東太原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

魏豹

世記

彭越者昌邑人也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

里十三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

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

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

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

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旦日出十餘

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

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

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

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沛公之從碭北正義曰音唐郡擊昌邑彭越助之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

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

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

公角正義曰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

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

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

魏豹彭越傳

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
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
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
彭越皆復云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二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
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
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外守城臯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曰為楚于偽反越將
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河縣東三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

魏豹彭越傳

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
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
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各在陳州死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
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
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沐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

傳音海正義曰從陳頴州北以東亳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

舊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

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

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

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遂

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正義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

魏豹彭越傳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

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

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

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璜曰扈輒勸請論如法上赦以為

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璜曰今漢嘉

璜說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鄭屬逢呂后從長安

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

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

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

唯季

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
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
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曰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曰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喋猶踐也然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

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

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

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

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魏豹彭越傳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云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蒞醢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盧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

英英國名也魯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

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

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

春秋傳云與英魯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英也

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

曰幾一作豈豈謂幾近也○索隱曰臣贊音幾楚漢春秋作

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初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眾共布已論輸麗

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麗山之徒數十萬人

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廼率其曹偶亡之江

中為羣盜

索隱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

陳勝之起也布廼見

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

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

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

稽

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

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

為楚將廼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

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

常冠軍項梁至薛

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聞陳王定死

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

曰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

布傳

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

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

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宋義北救趙

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

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

有利籍廼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

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

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滎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閑閑謂私也今以間音紀莧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遂

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項軍前簿簿者函簿

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

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

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上丑林反今漢二

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

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

誚讓漢書音義曰誚責也乃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

布傳

夏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

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二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

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案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

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

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堂膳食之官三

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

楚為疆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布傳

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即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廼得羽

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

黥布傳

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

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

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

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

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

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

豫布傳

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

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府

音輔謂之府腐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

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

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

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

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

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

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
 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
 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
 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
 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
 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

布傳

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
 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
 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
 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
 音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
 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
 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
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
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

年同耳使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

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

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

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

徐州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

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

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臯

陳布傳

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下蔡正義古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

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其

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要

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罪

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

臯據敖倉此趨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發

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

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

索隱曰劉氏云薛公

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 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

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

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筮壽之東擊荆荆

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盡劫其兵

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

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 為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

○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十地道近而易敗散 今別為二彼敗吾二軍餘

縣布傳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

漢書作奎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曰蘄音幾沛郡蘄城也甄遂端反 布兵精其上廼壁庸

城甄展曰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

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

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 使人給布偽

與三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番陽 番

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卅五

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

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

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技與之暴也索隱曰

音白昂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

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出大

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韻音

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

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

索隱述贊曰

黥布傳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為羽疑 歸受漢杖 音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

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

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

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張晏曰未

起而沐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

絕去信釣於城下

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

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數手如糸為漂故曰漂母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

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

丈夫不能自食正義音寺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云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

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

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騰騰服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騰音杜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

騰下也何必須要作騰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音

俯伏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

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

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

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

淮陰侯傳

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

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

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

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

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

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

彭越張敖也

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淮陰王傳

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音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喑於鳩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咤或作叱，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發伏也。張晏曰：發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

愛言語嘔嘔音凶于反○索隱曰嘔音牙嘔猶嘔嘔也人

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刑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

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

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

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

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

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

淮陰侯傳

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

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

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擊得脫秦父

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索隱曰秦

秋豪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豪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

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

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

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二秦可傳檄

四十一

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青所伐者於是漢王大

喜自以為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

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

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

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

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

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却退塞

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

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浦津關

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

佳陰疾傳

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益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

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

疑敵。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

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

渡軍。徐海曰銚一作生服虔曰以木押縛罌銚以渡章昭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銚

銚度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龍安邑。

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魏王豹驚引兵迎信。

信逐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定魏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

為河東郡。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

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徐廣曰音

四十一

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
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
。正義曰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
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

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

隊升于三道之登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索隱曰喋舊音助非也案陳湯傳喋

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人血流旁流也韋昭云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

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

佳陰侯傳

餽糧士有飢色椎蘇漢書音義曰椎取新也蘇取草也師不

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

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

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

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

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

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

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

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草，說文云：草，蔽也。從卑竹聲。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飭。徐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如淳曰：小飯曰食，謂立駐傳，食待破趙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傳，食也。如

淮陰侯傳

淳曰：小飯曰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正義曰：綿蔓水一名卓將，一名迴星，自井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

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道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効數也鄭玄注禮禮効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

征陰侯傳

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

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
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
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
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
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
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
而失之軍敗部下李音曰鄙音身死泚上今將軍
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
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
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輟

灌陰侯傳

耕釋耒褊衣甘食索隱曰褊鄒氏音褊美也恐滅亡不
偷苟且也虛不圖久故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
也漢書作美衣媮食若
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
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
以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
齊必竟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
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
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
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
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

日至以饗食士大夫。醪兵魏都賦曰有醪順時劉逵曰醪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醪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醪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

正義曰首音符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

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燕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

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

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

耳為趙王楚數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

淮陰侯傳

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

黥布走入城阜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

阜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

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

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

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

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

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

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
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
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
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
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
生賣已乃身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
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
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淮陰侯傳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
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
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
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
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志濰水
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為萬
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

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雍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比自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曼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陰侯傳

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餘曰四年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

中數矣。

正義曰數色更反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

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

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

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

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

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

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

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

陰侯傳

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

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

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

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

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

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

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

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

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

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張晏曰。背貴。韓信曰。何謂

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曰：折，衄敗也。北，奔北也。敗，滎陽傷城皐也。張晏曰：於城皐傷骨也。臣贊曰：謂軍折傷也。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

淮陰侯傳

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罷極死，望容谷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西，我日，卿在東故曰西向也。為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則士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

年十

史記卷之二十一

一百

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卮陳澤之事。二

佳陰疾傳

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卮陳澤。故臣以為足下不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二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野獸已盡。而獵狗耳。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

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

淮陰侯傳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以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僂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僂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為僂石，如今受鮐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僂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僂音都濫，石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鮐音胎。聞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正義音適。騏驥之跼蹐，徐廣曰：跼一作蹐也。不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

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

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

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

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

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

去佯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龍奪

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

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淮陰疾傳

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

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

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

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响縣有伊廬鄉

隱曰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廬在義

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

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

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

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

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

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會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校兔死良狗耳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邊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耳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

淮陰侯傳

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羞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

淮陰侯擊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
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
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
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
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
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
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
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
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

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

淮陰侯傳

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信囚欲殺之舍人弟

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
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
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
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

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

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

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

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

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寡之通曰嗟乎，冤哉寡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寡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淮陰侯傳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殄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城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

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故韓襄王薛子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薛○索隱

曰何休注公羊以為薛賤子猶樹之有薛生也漢書朝錯云薛子悼惠王是也 長八尺五寸及

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

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

城縣西南三十里 為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欲以撫定韓故地

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正義

曰河南 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

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徒轉為申 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

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以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跋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去鋒章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曰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嗣案漢書曰封爲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

韓信盧縮傳

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爲韓王徐廣曰二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披匈奴數入晉陽正義曰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

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

信索隱曰冒音墨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

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

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

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

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立

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

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雁門縣界也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

韓信虛傳

州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雁門郡樓煩縣西北

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

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今代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

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

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在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祭乾河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

關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嬖婁號若皇后關氏乃說冒頓曰今

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

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

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引矛無雜杖也請令

彊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行出圍入平城漢

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

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

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

曰代地也○正義曰故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

城在朔州定襄縣北遺信書曰柴

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遺信書曰

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奇奇未為將遺信書曰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

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

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

韓信虛虛結傳

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夫種彘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今

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

以償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償音奮張晏曰償僮仆也○

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

痿人不亡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在舊音耳睡反於義為踈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

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

六十

子命曰嬰女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

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

○正義曰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漢書功曰表屬魏郡吳楚軍

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頽

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元朔四年不敬國除

當孽孫韓媽漢書音義曰音鄒陵之鄒○索隱

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

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

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為龍維侯續說後索隱

五格反作維音洛龍額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

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額侯以酎金一

韓信盧縮傳

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額侯漢書功曰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額侯侯

表是也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

上皇相愛如溥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

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

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

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

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

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
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
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
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
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臧荼如淳曰臧音辭別之
謂相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冀也○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又音止韋昭音冀及虜臧荼迺
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
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

漢書卷九十四

月迺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
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
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
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
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
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
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
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
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

等擊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

韓信盧綰傳

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云：「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盧縮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

如得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漢表

在何

陳豨者宛胸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齊陰下又云梁人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

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

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

茶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豨焉

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

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

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出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廼求

韓信虛虛館傳

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其擅兵於外數歲恐

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

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人之安通使王黃舅丘臣所

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明使人召

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

劫略趙代上聞廼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

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

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

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

六四

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
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
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
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
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境有小敬輒露檄捕
羽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惟此言則以鳥
羽插檄書謂之羽檄
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人唯獨邯鄲中兵
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
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鼻丘臣皆故賈人

信虛館傳

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

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曲逆

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聊城博州縣斬首

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

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

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鼻丘臣其麾下

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

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

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州于遙縣西南十二里

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會軍平追斬

豨於靈丘正義曰

豨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

韓信盧縮傳

韓襄遺孽

始從漢中

剖符南面

徙邑北通

顏當歸國

龍領有功

盧縮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

能得人。

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適為王。榮并王三齊。

陳涉之初起

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

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解比皆當告。

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

曰。諸侯皆反。秦自立。亟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

遂自立為齊王。

徐廣曰二也。元年九月也。

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亟地。秦將章邯圍

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儂將
兵救魏徐廣曰一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
田儂於臨濟下儂弟田榮收儂餘兵走東阿齊人
聞王田儂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
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
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
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
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亡走楚
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
歸田榮乃立田儂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

田儂傳

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
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
假與國之玉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
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
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
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螫音臍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虺長二三丈嶺南共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編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
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贊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
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孰

史記列傳卷五十四

七

曰齧齧猶齧齧○索隱曰齧音蟻齧音訖齧則齧齧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骨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三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

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

田榮傳

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立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田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齊王田假也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

田儋傳

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

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

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

徐廣曰漢二月也

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

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

入海居島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高帝聞

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

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

之田橫因謝曰臣身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

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

出信傳

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

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

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雒陽

如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

未至三十里至尸

鄉廡置

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積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

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

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真人之兄與其弟併

肩而事其王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

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

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奉。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高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

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其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

此兩人。

韓信田橫

蒯通者，善為長短說。

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

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

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充反。

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

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

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

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

秦項之際

天下交兵

六國樹黨

自置豪英

田儋殞寇

立市相榮

楚封王假

齊破酈生

兄弟更王

海島傳聲

田儋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

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

樊噲者

正義曰音快又音外反沛人

也

正義曰徐州縣以屠狗為事

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者以賣之與高

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

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

正義曰房預二音

還守豐擊

泗水監豐下

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破之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

馬尼戰碭東

張晏曰秦司馬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

卻敵斬

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常從

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

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攻城陽徐廣曰年

表二年七月破秦軍僕陽東屠城陽也○正義曰按城陽近僕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先登下戶牖

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

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

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間晉灼曰各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間

間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曹州縣郤敵斬首十

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

南索隱曰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河間守軍

於扛里正義曰地各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正義曰

北以郤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

樊鄴滕灌傳

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音曲顯

邑名也○正義曰曲立兩反遇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屬

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

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

賜封列侯駟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璜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

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轅正義曰許

轅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正義曰古平陰津在河南東攻秦

軍於尸南正義曰在偃師南攻秦軍於犍牛正義曰在汝州破

南陽守嚙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正義曰酈

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

史記列傳三十五

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瓚我亦近是如淳

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

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

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

也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

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

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

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音撞鍾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帷下

瞋目而視項羽曰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樊噲滕灌傳

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

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

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

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為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正義曰紀買反至此為絕句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

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

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

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會犇入營

謂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謂責也亦或作譙○正義幾音祈明日

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會爵為

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陽臨武縣遷為郎中從入漢中

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

皆地名也曹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各○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

東南流言會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會徑孫

山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從攻雍聚城

先登擊章平軍好時聚音胎○索隱曰案雍即扶風

之武功故聚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

騎壞東索隱曰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各○正義曰壞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

樊鄼滕灌傳

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曰郿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

廢丘最取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曰案柳中即細柳

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發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

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惣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

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發丘也至櫟陽正義曰賜食邑杜之樊

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各秦鄉以嶺火口各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

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

為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朐也○正義曰按其時項羽未度河北冀

州信都縣東北五里者棗非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

魯瑕丘薛正義曰兖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兖州曲阜縣瑕丘兖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

十七六

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

音假陳州大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

正義曰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

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

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

陳取信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

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

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

樊鄴滕灌傳

界也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

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吳王

軍。徐廣曰吳一作審字戰襄國。正義曰邢州城破栢人。正義曰邢州縣先登

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

殘謂多所殺傷也孟遷為左丞相破得基母卯尹

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

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

州定襄縣界

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斬

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

軍大小太僕解福正義曰等十人與諸將共定

代鄉邑七十二其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

盧縮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定至一二云抵者丞相之名

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

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

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

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吕后女弟吕須為婦生子

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

樊噲滕灌灌傳

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大臣

隨之上獨枕一官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

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

定又何備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

計事顧獨與一官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

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

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吕氏

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

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

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吕后執噲詣長

七十八

安。至則高祖已崩。吕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吕。吕須媿屬。索隱曰。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

樊噲滕灌傳

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

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

舞陽侯邑千

曲周侯

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

酈商者高陽人。

索隱曰。酈

音麻。止高陽聚各屬陳留。正義曰。雍州西南聚邑人也。

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

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

徐廣曰。月

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二年二月龍襄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西使從沛公也。索隱曰。事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

沛公於岐。

索隱曰。此地各闕。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龍襄陳留。乃以食其為

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借攻。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北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

社按紀傳此說歧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

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

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

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

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曰上郡正義曰破雍

將軍烏氏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各屬安

安定縣東四十里周類軍枸邑索隱曰枸邑在邈州地蘇駟

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騏○索隱曰北地縣名駟者龍

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

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秋在縣東北四十里賜

樊鄴滕灌傳

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以隴西都尉

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

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

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

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

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

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闕易州郤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

出世勿絕食邑五千戶正義曰號曰丞侯以

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

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

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
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為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為前鋒堅蔽若垣壘也。陷兩陳得以破
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
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二得丞相守相大將各
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治能治官貴其子寄字
汎索隱曰酈寄字也。鄒氏本依兄亦音汎。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

樊鄴滕灌傳

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
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索隱曰給欺也。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
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
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誰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二年吳楚齊趙反上
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爰布
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太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謚曰繆

書無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

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

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

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為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

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女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生口白也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

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

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

樊鄴滕灌傳

許之嬰女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

嬰女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

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

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為于偽反使所吏反高祖

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女

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平以胡

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

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

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

擊趙賁軍開封楊能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

自相部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

攻南陽戡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

樊鄴滕淮傳

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

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

衛反漢書嬰女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度

作蹶音撥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云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隊交置一而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心服

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

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

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汧○索隱曰蓋復常奉

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

曰縣名也地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

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

理志屬太原

八十三

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

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

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

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

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

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

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

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

以賜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

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

辨大鄧膝灌

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

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

正義曰宋州陽山縣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

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

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

僕八歲卒謚為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二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

俗謂之馬家埭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棺地悲鳴得石碑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差滕公

居此室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二十

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

十四

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正義曰今陳州南頓縣西灌嬰者睢陽敗繒

者也正義曰宋州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

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

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

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

曰疾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維

陽破秦軍尸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

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沛公沛公

樊鄴滕淮

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

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

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走陶南疾戰破之賜

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食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

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

反張晏曰秦將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

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

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

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

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校尉可為騎將。素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

帝延熙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

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

音附猶言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

夫。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

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

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

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及

破拓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拓屬陳。索隱曰：案

武拓縣令也。正義曰：拓屬

淮陽國，按滑州。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

城本南燕國也。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連尹一人。

張晏曰：夫楚官。索隱曰：案左傳莫放連尹宮既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

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

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

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良邑。杜平鄉以御

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

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

田橫至羸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
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田縣令稱公旋其名高密縣各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卒
斬龍且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
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
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臬於魯北破之轉
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
以東南僮取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問取又音趙僮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各度
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御敵
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

楚鄧勝淮傳

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正義曰邳音談東海縣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遂降
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
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酈蕭相攻苦譙正義曰戶焦
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頥鄉徐廣曰苦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
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
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

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為雄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按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

於吳城下而得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

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安邑三

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

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

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

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復從

樊鄴滕灌傳

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

沙石服虔曰沙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卦反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

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

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持也降曲逆

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

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臣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

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

徐廣曰一作誅○索隱曰案漢書作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

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
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
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
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
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
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
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聞
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
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

樊鄴滕灌傳

正義曰風方鳳反

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

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
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
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二歲絳侯勃免相就國
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
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
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
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
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
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賊有罪國

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
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故刀屠狗賣
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
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索隱曰案他廣樊噲曾之孫後失封蓋嘗許太史公序
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

雲蒸龍變

屠狗販繒

攻城野戰

扶義西上

受封南面

酈況賣交

舞陽內援

滕灌更王

樊酈滕灌傳

奕葉繁衍

樊酈滕灌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九十五



